

狗儿爷涅槃

刘 锦 云

中央戏剧学院

狗儿爷涅槃

·多场现代悲喜剧·

刘锦云 著

前 言

锦云(1938—)，本名刘锦云，河北雄县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发表独幕剧《毕业前夕》。曾在北京郊区当过中学教师和地方政府官员。70年代末到北京市委宣传部任职，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1982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专业编剧。现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主要作品有《狗儿爷涅槃》(1986)、《背碑人》、《阮玲玉》、《风月无边》等。

《狗儿爷涅槃》是刘锦云的代表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于1986年。导演刁光覃、林兆华，林连昆主演。本剧的演出被—认为是当代中国话剧的重要收获，在形象的塑造、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话剧叙事方式、舞台呈现手段和观演关系的探索上，在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描述与概括上都有一定成果。主人公狗儿爷的父亲当年与人打赌，吞吃了一条小狗，赢得了一块土地，也为儿子赢得这个诨名。狗儿爷对土地的痴迷更甚于他爹。在战争的炮火中，他舍命抢收了地主田里的芝麻，成了土地的主人。靠共产党的政策，狗儿爷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牲口，还分得了地主的高门楼，娶了年轻漂亮的小寡妇金花，过起了日子。同时大量收购别人的土地，做起了地主梦。孰料，农村搞起了合作化。狗儿爷的土地、门楼、骡子菊花青等等一应物品都“归了大堆”。狗儿爷又迷失了自我，竟然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他时时感到文革中被打死的地主在嘲笑他的地主梦。于是狗儿爷决心个人奋斗，独自住在小山坡上，开垦荒地，种上庄稼，却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狗儿爷终于重新得到了土地。可是他的儿子却蔑视父亲的地主梦，要推倒高门楼，修路开矿。狗儿爷

这回彻底失落了。他划着火柴，把自己的土地梦连同高门楼，付诸一炬。《狗儿爷涅槃》将艺术触角探入老一代农民的心灵深处，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积弊。农民狗儿爷一生眷恋土地，为土地付出了毕生心血。但他的人生偶像不过是旧时代的地主而已。他的短视、狭隘与愚昧使他在新生活面前感到迷惘、哀伤以至绝望，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时代留给他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和困境中的无奈又使人产生深深的同情。

时间：现代。

地点：北方，一个傍山小村。

人物：狗儿爷(陈贺祥)

祁永年(还有他的幻影)

李万江

苏连玉

冯金花

陈大虎

祁小梦

1

〔舞台上一片漆黑。在渐生的微光中,可见一个形状巍峨的旧式砖砌门楼的剪影。

〔先闻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声。一根火柴划亮了,旋又被风吹灭。在火光一现中,我们看见了他——狗儿爷。狗儿爷,这记载着他和他的父辈一段辛酸历史的不雅的诨号,已经伴随着我们主人公走过七十余载的人生旅途。村中的老少爷儿们,似乎忘记了他的堂堂大名——陈贺祥。此刻他已老态龙钟,满头堆雪,但那神态,却像一只困兽,张望着,扑捉着,也伺机着。又一根火柴被他划着,又灭去。

狗儿爷 娘的!一辈子不走运,临了儿连根洋火都划不着,邪了,邪了……

〔又划一根,着了。他去引燃一个用柴草扎成的火把

——
〔他身后出现了祁永年的幻影——姑依旧称之为祁永年罢,他做吹火状,随即一阵风哨声,擎在狗儿爷手中的刚刚引着的火把又灭掉。

狗儿爷 (猛回头,始惊愕,继平缓地)是你?

祁永年 是我。

狗儿爷 你不是人。

祁永年 ……不是人。

狗儿爷 你是鬼。

祁永年 ……是鬼。

狗儿爷 你来干什么？

祁永年 因为你想我。

狗儿爷 我想你干吗？

祁永年 因为……你闷得慌。到了咱这岁数，想谁来谁就来。
(指门楼)就这么烧了？

狗儿爷 烧。

祁永年 放火可是犯法。

狗儿爷 我烧我儿子！

祁永年 还有我闺女、你那儿媳妇一半儿呢。

狗儿爷 一块儿烧！

祁永年 烧了，烧了，你“了”啦？哈哈！

狗儿爷 你笑什么？

祁永年 我笑你。

狗儿爷 笑我啥？

祁永年 笑你不如我。

狗儿爷 (蔑视地)我会不如你，嗯？我会不如你？

祁永年 你狗儿爷就是不如我。我住过这门楼，大荷包掌柜的我当过，死了——虽说死得不那么开心，大小算个三顷地的财主，也闭眼了。你呢，得门楼，烧门楼，这就叫狼肉贴不到狗身上。

狗儿爷 你给我滚，臭地主！

祁永年 咱俩可是儿女亲家。

狗儿爷 我压根儿不认，怕脏了我的门风。

祁永年 咱俩，一辈子鸡吵鹅斗，一辈子冤家对头，这晚儿，该讲

和了。人家小两口可正商量过好日子呢——

〔门楼的另一侧，出现陈大虎、祁小梦。〕

祁小梦 门楼是你爹的命根子，你敢动？

陈大虎 破车碍好道，就得动动。

祁小梦 今儿下午可是闹了个人仰马翻。

陈大虎 人老了，好糊弄。

祁小梦 你爹可不好糊弄。

陈大虎 还不是照样蒙他。咱就说把门楼卖了，卖钱还账。他一病二十年，卖门楼子还了他吃药的钱。

〔狗儿爷、祁永年一直在谛听。〕

祁永年 听听，卖啦！

陈大虎 明天就卖，卖了就拆。

狗儿爷 明天卖，老子今天烧！烧了才痛快，烧了才足性，烧了才踏实，烧了才……

祁永年 烧吧，烧吧，又红火又热闹！

狗儿爷 你神气个啥？一个三顷地的破财主！五道庙的神仙——没受过大香火。大财主，咱当过……

祁小梦 老头子好像是睡了。

陈大虎 折腾够了，也该歇歇了。

祁小梦 偏有那老人，越老越精，越老越死性，越老越难对付，你爹就是。

陈大虎 财迷转向呗！

祁小梦 蛤蟆不长毛——天生的那道种儿！你不财迷？东拉西扯地忙活一天，上炕累得直哼哼，相儿！

陈大虎 那为谁？我是扒子，你是匣子，我的宝贝匣子……

祁小梦 行啦，快看看你爹去吧！

祁永年 嘻嘻，财主的热屁你都拾不着，还当过——

狗儿爷 当过! 你狗儿爷当过大财主,你狗儿爷挂过千顷牌!。

祁永年 不就是收了我那二十亩地的好芝麻?

狗儿爷 呸! 那怎么是你的呢? 大炮一响,你兔崽子滚蛋了,全村人跑光了。(回味而神往地,可闻枪炮声隐隐)就剩那没边儿没沿儿的一汪金水儿似的好庄稼,满洼满洼的饱盛粮食,瞅着眼宽,想着舒心,拿着顺手——谁的? 咱的! 你狗儿爷的! 天爷呀,人活到这份儿上,才有点儿滋味,嘿嘿,哈哈……

祁永年 揣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的土庄稼孙,嘿嘿,哈哈……

[陈大虎急促的喊声:“爸爸,爸爸!”

[笑声、喊声隐去。枪炮声大作。暗。

2

[枪声时而遥远,时而响在耳畔。

[狗儿爷身后是大片熟透了的秋粮。这会儿,他满头的白发消失,复成壮年。

狗儿爷 说咱狗儿爷上炕认得媳妇,下炕认得鞋,出门认得地——不对! 这地可不像媳妇,它不吵不闹,不赶集不上庙,不闹脾气。小媳妇子要不待见你,就捏手捏脚,扭扭拉拉,小脸儿一调,给你个后脊梁。地呢,又随和又绵软,谁都能种,谁都能收。大炮一响,媳妇抱着孩子,火燎屁股似地随人群儿跑了。穷的跑了,富的也跑了。地不跑,它陪着我,我陪着它。好大的粮食囤啊,就剩我,还有这个不怕死的蝥蛄儿……

[一左一右,光环里同时出现祁永年和陈大虎的面孔。

祁永年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甭你美，狼肉贴不到狗身上！

陈大虎 (同时)这大概是我爹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这点事，怀里抱着我的时候他就说，手里领着我的时候他还说，现在，你们有工夫，就听他说。我想，听一回也就够了。风吹票子满地滚的时候，咱各打各的主意。

〔左右隐去。

狗儿爷 怎么着，这庄稼不该收？熟掉地的粮食，眼瞅着不收，阎王爷都不饶你。——哈，好喜人儿的高粱！好长势，好品种，(指点)“歪脖黄”、“打锣槌”、“凤凰窝”、“黑老婆儿翻白眼”，嘿，穗头挺大，秧不高——“母猪翘脚”。来吧，挑进篮儿里就是菜……呸！小家子气，高粱原本是贱粮，吃多了拉不出屎来，还是这“金皇后”老玉米……哟，芝麻！张开嘴儿的芝麻，坐角低，秸杆高，一水儿的“霸王鞭”，老祁家的，好长的地头，足有五百丈，我给他扛活的时候，半天锄不了一遭地。姓祁的跑了，谁的，你狗儿爷的，来吧！（砍芝麻）真他妈过瘾……砍完了芝麻刨花生，还有黍子呢，过年好吃粘饽饽……（炮声）“你个财黑子，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媳妇抱孩子跑的时候这么骂我。阎王爷不收就能活着回来，要收你，一个炮弹下来，我不去炸死俩，我去了饶一个。孩儿他妈呀，你要是福大命大活着回来，我的小乖乖，你就喝香油吧！（砍着，念着）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媳妇——逮不住和尚！舍不得孩子……（渐向舞台深处）

〔炮声渐隐。

〔已是战后。祁永年逃难回来，打上狗儿爷门来。〕

祁永年（恶狠狠）狼肉贴不到狗身上！狗儿爷，小狗子——
〔狗儿爷上。〕

狗儿爷（躊躇满志，哼着河北梆子《大登殿》）“十呀八年，才坐了西帝长安……”要说当个地主可也不易——忒累！为倒腾这十几石芝麻，腰都快累折了。（立刻纠正自己）小家子气！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那时候你就是陈大掌柜的了！瞧人家祁永年，一年到头，长袍短褂儿，干鞋净袜儿，横草不拿，竖草不拈，出门就骑驴，吃咸菜泡香油……这刚才，谁呀？叫大号成不成——陈贺祥！

祁永年（鄙夷地）大炮一响，倒把你小子端起来了。我说，这年成不错吧？

狗儿爷 敢情！（神秘地）不瞒你说，盆里碗里，连鞋窠拉儿里都是香油，油脂麻花吃腻了不说，敢情油性忒大了跑肚拉稀。

祁永年（不阴不阳地）说吧，工钱怎么算？

狗儿爷 工钱，啥工钱？

祁永年 你给我吹芝麻，我得开给你工钱哪！

狗儿爷 噢，二十亩芝麻，穷命一条。要芝麻，拿命来。

祁永年 我告诉你，还乡团可要回来。

狗儿爷 我告诉你，区小队可离这儿不远，过河儿就是。

祁永年 这芝麻是我的，长在我地里的。

狗儿爷 这芝麻是我的，装在我口袋里的。

祁永年 还有王法没有？

狗儿爷 王法叫大炮轰啦！

祁永年 天生的无赖，贱种。

狗儿爷 你小子骂人？

祁永年 祖上无德，你爹就是贱种。

狗儿爷 你爹就是贱种！

祁永年 你爹不是贱种？跟人家打赌，活吃一条小狗儿，赢人家二亩地，搭上自个儿一条命，还给你挣了个狗名字。

狗儿爷 （不平地）那是因为我爹没有地，他喜欢地，可是没有地……你爹不是贱种？你爹一落草儿脑门子上就锓着字——大财主？呸！光绪年间发大水，满洼里沟满壕平，地里不剩一根草刺儿，偏你们家的房顶上长了二尺高的香菜——你说，那泥皮房顶上怎么会长香菜呢？

祁永年 傻小子，那是财神爷指使我爹，把一大包子香菜籽儿拉到抹房和泥用的麦糠里啦。

狗儿爷 我爹倒是听说了，第二年抹房，在那麦糠里拌上了香菜籽儿，倭瓜籽儿，还有西葫芦籽儿，偏巧七七四十九天没见一个雨星星儿。俺们爷儿俩也没少给财神爷上供，还不如喂狗呢！

祁永年 那是你爹命贱。

狗儿爷 你爹命也不贵，是他那香菜卖得贵。损不损？卖到大饭庄里一角钱一根！你们家这三顷地就是这么来的。

祁永年 哎，就是这么来的，发财啦！

狗儿爷 就许你发财？老子也要发发，可劲儿地发发！

祁永年 你这不是正道儿！

狗儿爷 老子土里刨食儿，敢说不是正道儿？

祁永年 少废话，赔芝麻！

狗儿爷 赔你个“坐着”，爷没工夫！

祁永年 狗性难改，那年你就把我的大骡掉进井里头……

狗儿爷 赖谁？我给你扛活，你不叫我歇，也不叫牲口歇，它渴急了，还不往井里扎？你把我吊在你们祁家那座高门楼上，水沾麻绳一通打，肉皮子坏了还能长起来，可惜了我那件刚上身的老寨子布的小褂儿叫你打烂了。挨打顶了你的骡子，小褂儿你得赔我，赔我！

祁永年 胡搅蛮缠！把芝麻还我，没事儿。

狗儿爷 想要芝麻，没门儿。

祁永年 别忘了，这地——我是地主！

狗儿爷 大炮一响，你滚蛋了，我就是地主！

祁永年 我是地主！

狗儿爷 我是地主！

[一阵枪声震耳。李万江持枪跑上，他是民兵小队长。

李万江 谁是地主？

狗儿爷 (指祁永年)他是！

李万江 (训斥地)逃亡地主祁永年听着：命令你即刻回家，仔细如数地清理浮财，把土地文书匣子准备出来，听候斗争处理。

祁永年 (惶恐地)是。

李万江 老老实实，不准捣鬼！

祁永年 是。(欲下)

狗儿爷 (神气地)回来！

祁永年 是。

狗儿爷 老老实实，不准捣鬼！去吧。

祁永年 是。(下)

狗儿爷 (兴奋欣喜地)万江兄弟，咱们的队伍打回来了？

李万江 打回来了!

狗儿爷 解放了?

李万江 解放了!

狗儿爷 不受祁永年的气了?

李万江 永远不受了!

狗儿爷 咱,有地种了?

李万江 很快就平分。

狗儿爷 大恩大德,大恩大德! 兄弟,你狗哥半辈子忍受祁家的,别的房子俺不要,求你作主,把祁家那高门楼儿,俺吊在上头挨过打的,把它分给咱吧,行呗?

李万江 行,就分给你!

狗儿爷 大恩大德,大恩大德……

〔村中乡亲苏连玉风风火火地跑来。他是个剃头匠,常赶集串乡,因而消息灵通,一个办好事不见多好,办坏事不见多坏,而又非常乐意助人办事的家伙。〕

苏连玉 狗儿哥……俺狗嫂没啦!

狗儿爷 (急切地)她……

苏连玉 俺们都躲在东沙岗的柳树巷里,一个炮弹下来,炸了个锅底儿坑,嫂子她就……

狗儿爷 我那大虎呢? 我儿子呢?

苏连玉 孩子倒没事,好好儿的,抱回俺家去了。

狗儿爷 (大恸)芝麻有了,媳妇没了! 我的亲人……我的儿子……

〔暗。〕

〔陈大虎的声音：“爸爸，爸爸！”

〔灯光照亮门楼的一角，满头白发的狗儿爷偃伏在那里。

〔陈大虎找到了狗儿爷。

陈大虎 爸爸，您又晕乎什么呢？

狗儿爷 （一动不动地）我想你妈。

陈大虎 （平静地）亲妈死了，就为您那二十亩芝麻……

狗儿爷 想你后妈。

陈大虎 后妈走了，就为您死心眼，想不开……

狗儿爷 （紧紧抱住门楼的砖角）门楼，我的门楼！

陈大虎 就剩这门楼，还有我。您要哪个，说话吧！

〔祁小梦披衣上。

祁小梦 大虎，城里打来长途电话，问咱的白云石厂啥时候开工？

陈大虎 照时不误——明天。

祁小梦 明天？这门楼——

陈大虎 拆。不拆怎么走汽车？爸爸，回屋去吧！

祁小梦 折腾病了，还得俺们伺候您，都挺忙的。

狗儿爷 （无奈何）虎儿的妈，虎儿的妈，我的亲人哪……

〔暗。

〔光启前，先闻苏连玉的声音：“狗儿哥，走吧！”

〔春日拂晓，凉风习习。路边有星星点点的花草。狗儿爷和苏连玉并肩走来。〕

苏连玉 我的哥哥，瞧你这三心二意的劲儿，这是娶媳妇，美差，不是上杀场！

狗儿爷 美差是美差，可这么快，不怕老少爷们儿笑话？

苏连玉 没人笑话这个。老话儿说：女人好比是墙上的泥皮，揭去一层还有一层。走了穿红的，就有挂绿的。你这二茬子光棍的罪，还没受够？种地，开油坊，里里外外，又当爷们儿，又当娘们儿，不是事儿。我担着剃头挑子走村串户，早就替你留神掂摸了。

狗儿爷 这兵荒马乱的，缓腾缓腾再说吧！

苏连玉 得了，狗儿哥，别拿捏着啦。桃村那头我可递过话儿去了，我说俺们陈大爷中年丧妻，日子足性，别的甭说，光香油家里也趁个三缸两缸的。听我这一说，那小寡妇小嘴儿乐得瓢儿似的。再说那小模样儿，就别提多俊了，我想长得跟谁似的，咱村就没那么个人……对，就跟你们家西屋东墙上贴的那张吕布戏的那个貂蝉似的。

狗儿爷 真的？

苏连玉 去了瞧哇，这又不是隔山买老牛。说句丧良心的，见了她，恨不得头年柳树巷那一炮打的不是你媳妇，干脆是我那块“产业”——邈邈相儿！长得磨盘似的。

狗儿爷 别瞎说。人家多大？

苏连玉 十九。

狗儿爷 我都三十八啦。

苏连玉 怕啥？这年头，有您这十五石五斗芝麻戳着，黄花闺女都能娶，小寡妇算啥！咱哪，事不宜迟，说去就去，有把

儿烧饼先攥到手,不能临了儿放了秃尾巴鹰,给它来个先下手为强——抢!

狗儿爷 抢?

苏连玉 听我的,没错儿。他们那儿是敌占区,还没闹“妇女解放”呢,寡妇嫁人缺多大理似的,谁要生了这个心儿,再是个漂漂亮亮的,那帮子红了眼的光棍汉就都来下家伙,谁抢到手是谁的,还有半路上让人劫走的呢。瞧,我还带根打狗棒呢!(亮出身后的棍子)

狗儿爷 (也早有准备)我还带了根绳子,万一要是……

苏连玉 (恍然)敢情你小子早有准备,还在这儿穷磨牙!走吧,趁天没亮。

狗儿爷 十八里地,一跑就到。

苏连玉 记住,到那儿,别说你三十八。

狗儿爷 知道。

[二人隐去。随即灯光照出一树桃花。冯金花背身站在树下。狗儿爷在央求。不远处有苏连玉持棒的身影。

狗儿爷 你叫冯金花?

[冯金花点头。

狗儿爷 “寻”我你愿意?

[冯金花摇头。

狗儿爷 哎呀,到这时候了,来点痛快的吧!先扭过脸儿来行不行?

冯金花 (转身)给你,让你看个够。

[狗儿爷假装吸烟,划亮一根火柴,他是要借亮瞅瞅。火光照亮两个人的脸。

狗儿爷 娘的,是挺中看。